

SAN KOU ZHI JIA

三口之家

刘增新
马英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三口之家

● 北岳文艺出版社

Gra 230/0V

(晋)新登字 2 号

三口之家

刘增新 马 英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临汾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875 字数:168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临汾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

ISBN 7-5378-1263-2

I·1241 定价:6.00 元

第 一 章

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女儿仅仅是我们一次性爱的产物而不是我们的选择。这并非是说我们原来选择的是儿子不是女儿，而是指我们事实上对我们的孩子无法选择。这种无法选择具有双向性：孩子无法选择父母，父母同样也无法选择孩子。

1

幸亏我的妊娠反应还正常。我说的正常是指我在孕期特别能吃。

这很重要。

我们单位的王丽华，怀孕期间吐得翻江倒海一沓糊涂，整个一个悲惨世界。吃什么吐什么，最后喝口水也吐。好象她怀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件反应灵敏的喷射装置。

王丽华先前怀过，反应太厉害做掉了，心想再怀上可能会好一些。结果还是照样翻江倒海悲惨世界。总不能再把这

个也做掉，做掉再怀一个万一还是这样呢？万般无奈，最后只好住院打了几个月吊针，才算把那个孽种给生下来——可见做女人的一生多难，光个妊娠反应，就差不多给折腾个死去活来！

上帝保佑我还走运。刚开始时干呕过几次，后来就没事了。总觉得饿，看见吃的东西比看见出国签证还亲，象个刚从大饥荒中逃出活命的难民。

小屋的墙上贴了张纸，是丈夫给我的营养安排表。安排表上依次开列着每天牛奶若干、鸡蛋若干、豆腐若干、牛羊肉若干、蔬菜若干和水果若干等等。各种东西后边不仅标明了数量，还注明了它们的营养成份及所能提供的热卡。

试管婴儿。一看到这张表格我便会想到试管婴儿。

“你把我当成试管，当成人工婴儿的培养器了吧？”我冲丈夫嚷道。他正在给我热奶。不放糖，却扔一大把核桃仁进去。他说核桃仁是高蛋白，专门补脑的。他不大关心未来孩子的脸蛋，只关心大脑。

“没错。”丈夫说没错。我说他把我当成培养试管婴儿的试管他说没错。但他接着又赶忙恭维我说：“当然试管可没这么漂亮。”

“智力低下！”我说。这句话最初是他说我的，现在我常常回敬给他。

“现在，你对我成了一个证明。”得知我怀孕的确切消息之后，一开始丈夫这样对我说。但是琢磨了一会，他又纠正了这个说法。他说这样说容易使人对他的性能力产生误解，好象他一直在等着要这份证明似的。我说天哪，别的什么都可能误解，对这点我可绝对误解不了。他说他当然知道

我误解不了，他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他的意思是要把那句话修正一下：“孕妇——对丈夫的一种注释。对，就这样，一种注释，含义丰富的注释。”

他兴高彩烈，象拣了个没有失主的存折。我弄不清他究竟是为我怀孕而高兴，还是为了他那句话。他说傻瓜，他说这很正常。他说妇女在怀孕期间一般都会显得智力低下，这是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之一。我说滚一边去。我说：“我怀了个孕，倒怀出你不少稀奇古怪的想法和见解——智力低下！”

这个充满贬义的词汇，后来就成为我们之间一句最亲热的生活用语，成了一个音乐动机，成了我整个孕期生活之中一个最和谐音符。

“你要烫死我呀！”“智力低下”热好奶，凉了一会端过来喂我，我又冲他嚷了一声。他说岂敢岂敢，连忙又用小勺搅着吹了吹。吹完重新舀了一汤匙喂我。

这次我没有嚷他，这次我微微闭上了眼睛。

这是我做妻子的权力和享受。

太好了，那一小匙奶汤太好了，生活中有这一小匙奶汤太好了。这是一个细节，是我们生活画面的一个细部。生活中有没有这个细节和细部是不一样的，大不一样。

但是后来这个细部便不复存在，后来的生活中就再也没有那一小匙奶汤了。我不是在抱怨这一点，也不是在预言日后我们的感情生活中会出现危机。我是在回忆做女人、做妻子的一种体验。我觉得那一小匙奶汤，足以代表我孕期那段生活的全部。虽然还有别的细节，虽然还有另外一些事情，包括他半夜敲开人家个体户的门，买回的那块突然想吃的西

瓜，包括他每天晚上，蹲在床边为我烫脚擦洗下身之类的事情。包括这一切，包括这些似乎更富有感情色彩的细节在内，都不曾给我留下那一小匙奶汤那般深刻的记忆。

那不是个亲吻，不是一次性爱，那是当丈夫的对正在怀孕的妻子全部爱心的升华和体现。

“可得抓紧呀，”后来，我对一个新婚不久便怀上孕的年轻妻子说，“这段时间可得抓紧呀，该撒的娇赶紧撒，该使的小性子赶紧使，该得到的享受赶紧享受。丈夫对妻子的爱，只有这一阵才是最真实最靠得住的。等孩子一生下来，得，机会可就没啦！”

不幸，后来我感冒了一次。

所有的朋友告戒过我，怀孕期间可千万别闹病，尤其是感冒。我们对此也一直十分注意。但我们注意的结果，却是我终于感冒了。

很厉害，清鼻涕流得如同伤心的眼泪，而且还伴以三十八度左右的高烧。

“都怪你，都是你害的！”

“怪我怪我。”他一边承认说怪他怪他，一边又不准我吃药。除过几包板蓝根，别的什么药都不准我吃。为了退烧，他不知从哪里批发来一个馊主意，给我脑门上搭了条凉毛巾，还让我把一双脚丫子浸在冷水里泡着。

他说这叫物理降温。我说你这样把我两头冰着，好象我是一瓶汽水，一瓶高温季节小摊上卖的那种冰镇汽水。

后来，我一想起来我当时鼓着肚子被他两头冰镇着的模样就觉得可笑。

但当时他说这是科学，比吃什么药都科学。

“吃药对孩子不好。尤其是退烧药，会损伤孩子的大脑。”他说。我知道，这话是别人说的，他只是重复了一遍。

“哪你就不怕总不退烧会损伤我的大脑呀？”我说。我明白了，原来拼命让我吃也好，不准我吃也好，全是为了孩子。看来，我肚子里的宝贝还未出世，就已经把最中心的位置给占去了。

2

后来我走在街上。

我象个容器，一个移动着的容器。我觉得我走在街上很象一个正在缓缓移动着的容器。

有那么点耀武扬威的劲儿，象个将军。可惜跟在身后的不是一队士兵，只是位小心翼翼的丈夫。

开始不是这样。开始有些羞怯，有些不好意思。所有的衣服挨个试了一遍，全部都穿不上了。最后只好弄了套人民解放军军装穿上。冬装，一号加肥。这是他托人搞来的，说是以防万一。十六岁时常做过当女兵的梦。现在梦想实现了，信心十足地往穿衣镜前一站，差点没哭出声来。

“天哪，我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啊？”

镜子里是个容器。

可他不同意这样认为。他鼓励我说：“嗨，真威风！象个女将军。”我说：“那你就是跟班啦？”他说不叫跟班叫警卫秘书。我说可惜没有专车，来回上班还得走路还得挤公共汽车。这下他张了下嘴没有贫出下文。

“一个崭新的你！”他说我这样走在大街上时，大街上

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我。

但是我觉得我象个容器，自动移动的容器。

这个容器早晨六点五十之前，必须挤上22路公共汽车，中途再换乘103路电车，下车后走十分钟，这样才能保证八点准时上班。晚上再按相反的运行路线返回。不过返回时挤车可以不象早晨那样争先恐后，那会正是下班的高峰期，有时这个容器两个多小时才能回到家里。

一共就三个月的产假，休得太早怕生完孩子后就休不了几天了。所以我和别的女同胞们一样，总想在生之前咬紧牙关挺着多上几天班。后来姥姥来带冰冰，我把这段苦情诉给她听，没想到老太太听了一撇嘴说：“嗨，这算什么呀，生你弟那天，我还在车间上班呢。一直等觉得不对劲了，这才捂着肚子往外跑。那就跟憋着泡尿憋急了才找地拉似的。”

五六个月的时候，一天，我在街上迎面碰见一个女人，一个和我一样正在怀着孕的女人。素不相识，我冲她友善地笑了笑，她同样回报我以友善的微笑。我们共同挺着的腹部，成了我们相识的媒介。我们就那样站着交谈了一会。她问我几个月了，我告诉了她时间并问她几个月了。她说差几天就八个月了。这点我可以看出来，她整个人看上去都要比我大一号。我和她站在一块，就好象是举重台上两个不同级别的选手。后来我们又相互问对方作B超没有，我说我没有她说她也没有。但她说我从脸色看你恐怕得生女孩，我说大概是，很多人都这样讲。她又说她，我可能是个男孩你看我脸上这斑。她脸上的斑的确很显，象块刚出厂的印花布。我当时心里就想，生男孩有什么好呀，还没出世就把他娘折磨成这个样子，幸亏我怀的是个女孩！

后来我曾不断地回想起这个女人，也不断回忆起怀孕期间的其它事情。有时想想都有点后怕，怀疑自己那段时间是怎么熬过来的。直到产前二十天还在上班，每天来回挤公共汽车，风雨无阻，居然没出过什么事。开始几个月还骑自行车，居然也没摔过。每天一回家门，丈夫头一句话就是问“没事吧？”然后才松了一口气。他那段时间总是显得比我还紧张，我想当丈夫的大概都这样。

后来我在不断回想起那个怀孕女人的同时，还不时想起另外两个女人，两个在公共汽车上干仗的女人。

那两个女人吵架的起因是为了一个座位。那个座位本来是别人为我让的，但是我反应慢了一步，那两个女人便同时去抢。我想她们没注意到我是一名孕妇，也没听清那个座位是给我让的。她们在那一刻的注意力全集中到那个座位上了，忽略了座位以外的人和细节。

让座的是位清瘦的老者。我直到这时才反应过来那个座位是让给我的。我慌忙说没事您坐您坐。老者没说话只是意味深长地笑着。那两个抢座的女人这下也只好中断了争夺。

那个座位便一直空着，我们四个人环绕着它，一直站到终点。

但一路上并不平静。

“抢啊，怎么不抢啦？没意思！”老者没说话我也没说话，这话是两位抢座者中的一位说的，似乎是为了打破这难堪的场面。

“你有意思你去坐啊！”对手显然也不示弱。

我没注意男士们干仗有没有规律，我只注意到女人们吵架时有个规律：总是由一件事情吵起，吵着吵着重心就转到

别的事情上去了，最后双方都会骂出一些完全不相干的话来作为结局。

那天那两位女士也是如此。开始是为那位座位争吵。没吵几句就转到吃药上去了，这中间有个转折和跳跃，我没注意她们是如何完成这个转折和跳跃的，我想那一定是吵架艺术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只听到她们后来就跳跃到吃药问题上了。

“你那么冲干吗？临出门吃错药啦？”

“你才吃错药呢！你吃老鼠药啦！”

“你吃枪药、吃炸药啦！”

“你吃炮弹、吃原子弹啦！”

再这样吃下去可就麻烦了，难怪这颗星球上的人类总是觉得面临危险呢！周围的听众全哄一声笑了起来，比听到一个相声的包袱还逗！

晚上，丈夫又让我听音乐。我躺着，他打开收音机，放在靠近我腹部的地方。那时我们还很艰苦，别说钢琴，连一台象样的收录机都没有。花四十块钱买了个半导体，中央台放什么音乐就听什么。我们俩都是乐盲，主要是为了肚子里的宝贝。这当然不是他的发明，书上这样写着别人也这样说。

“得啦，今天免啦。今天我和宝贝已经欣赏过啦。”我说完，就把车上的事告诉了他。

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笑过又问我：“是两个什么样的女人呀？”

“两个很漂亮的女人。很年轻，看上去也很有文化。几分钟前，我和周围的人们还在心里赞叹她们的美丽。几分钟后，又全被她们可怕的胃口惊得目瞪口呆！”

“这很好，”他说这很好，“应该让我们未出世的宝贝

懂得，这个世界不光是由音乐组成的，还存在别的许多音响。对此应该有所准备。”

3

我感到我是在一个容器之中。但我说的这个容器同妈妈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这是一个密闭的、无限巨大的容器，不是一条河，不是海洋，它既无形状也无边际，人类把它称作宇宙。

那时候我掌握着一种语言。一种父母和现代人无法理解的语言。所以我不能用它来表述我所经历和体验的事情，我只能用父母和现代人所能理解的字句来表达它，这一点敬请各位原谅。

我是从遥远的地方来的。我游动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我记得我游动的那个过程，也记得后来那个结合。我想人类关于诞生的概念是错误的，事实上诞生不是在产床上完成的，事实上在那个结合完成时，我便已经诞生了。

这不是我的选择，也不是父母的选择。这只是一个偶然。我比父母亲、比人类更明白这一点。如果我游动得稍慢一点，如果那个结合的时间稍微错动一点。如果母亲那天发烧或者父亲饮酒过量，如果所有环节之中的任何一环稍有改变，我便可能无从诞生或完全变成另外的样子。

我感到我在裂变。我感到了水的流动。我清楚我要在十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人类几十亿年的演变过程。我开初只是个圆球。后来我变了，我觉得我长出了一条长长的尾巴。但是我没有四肢也没有五官，我看上去象条小鱼。后来我才初

具人形。后来我能听见也能看见了。我这里说的听和看与现代人说的听看不完全相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感知。我开始透过那个容器柔软的外壁，来感知我准备降生的那个外部世界。

我知道母亲在那段时间所做的一切事情。我知道她所说的每一句话，知道她所看见的一切东西，和她听到的一切声响。

我知道我们住的地方。我知道出了我们住的地方的大门，往右拐二百米处有一个很大的自由市场。妈妈经常去那里买菜和别的东西。那里很热闹但空气很糟糕。那里的空气很复杂，妈妈每次从那里回来时都要咳嗽半天，后来爸爸就不允许妈妈去了。

但是其它一些地方妈妈还得天天去。

我知道红绿灯。我知道妈妈每天乘坐的是多少路公共车和多少路电车。我知道每趟车从哪里上到哪里下共坐几站大约要多长时间。我能听出公共汽车与电车声的区别。妈妈在公共汽车上所遇到的一切事情我都知道，包括那两个阿姨干仗的事情在内。

我想我已经有准备了。在尚未正式降临到这个世界之前，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一些基本了解。

我渴望着降生。我盼望那个时刻如期来临。

4

那个时刻终于如期来临。

是预产期的前一天晚上。傍晚，我扶着妻子在外边散

步。门外马路旁有行树荫，那段时间我每天傍晚都要同妻子在那里散步。马路上的路灯刚亮了不久，妻子忽然哎呀叫了一声：

“哎呀，我觉得不对劲，有些疼。”

“厉害吗？”

“一阵阵的，哎哟，这下很厉害。”

我赶紧扶她回来。我打算打电话和单位要车，她说等一等，这会又缓些了，过一会再说。四天前我们闹过一场虚惊。那天也是傍晚，她喊不对劲有些疼，我就急忙要车送她去了医院，一检查说还不到时间，又原车拉回来了。所以这次她倒沉住了气。但是挨到十点来钟的时候，她支持不住了，说这回恐怕是真的要生了，你快打电话吧。

在挂号室挂了急诊。因为是单位的合同医院，事前又有预约，所以挂号并没费什么事。我扶着妻子走到妇产科门口时，一个老护士出来把妻子搀进去了。她用下巴朝妇产科的玻璃门啣了一下，让我在过道的长椅上等着。

妇产科的玻璃门上，每扇上都印着四个大字：男性止步。

字是用红漆喷上去的，隶书，看上去醒目而庄重，象是门脸上方那三个字的警卫，那三个字是：妇产科。

我坐在门外的长椅上等着。我每次陪着妻子来检查，都只能坐在这里等着。这道门就象条国界，把我和妻子分割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男性止步。很好。这几个字很好。不是游人止步、顾客止步，也不是闲人止步，而是男性止步。没有派别身份地位之类的区别，你是个烧锅炉的小工你必须止步。你是个国家

元首只要你是男性你同样必须止步。除过两性的区分之外，再无任何别的区分。这使人想起一些很遥远的东西，想起人类最初时期的那些岁月。想起门之外的一些事情，甚至使人想到哲学。

我每次来都要对着这道门琢磨一番。我越来越感到门扇上竖写着的那两行字象是两个门岗。我出入过不少设有门岗的院子，的确体验到一种很森严的感觉。但这道未持武器的门岗，给人的感觉不是森严而是神圣。是的，的确是神圣。身为男性，我每次被堵到这道门外时，心里总有一种活象被堵在天国门外的滋味。

时近午夜，过道的长椅上就我一人独坐，不象白天那样人多。我想起那几个白天我在这里等待的情形。所有在这里等待的丈夫们，都显得诚惶诚恐，规规矩矩。没有人抽烟，说话的声音压得极低，一个个平日里的男子汉威风都荡然无存，像是一班被传唤到交通队的肇事司机……

天国的门打开了一扇，刚才接妻子进去的那位老天使探出半个身子，说：

“四指——行啦，收下啦！”

我没听懂四指是什么意思，但我听懂了后半句话。我很感激。我本来想说一声谢谢，但又考虑说谢谢似乎欠妥。不说谢谢一时又想不起该说声别的什么，事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结果心一慌，只是冲老天使点头哈腰了一下，随后就又手脚无措不知该怎么办了。老天使看我还不走，又来了一句：

“没你的事啦，你回去吧！过两天到住院部接人。”

那天晚上，我守在天国的门外呆了一夜。

医院有规定不许陪床，这使我失去了一生中唯一一次目睹生命诞生的机会。后来我看到一部作品中描写的那个壮丽动人的场面，心中就难免一番失落。再后来我又读到一本书，那本书的主角是个杀人如麻的将领。“他亲眼目睹妻子生第二个孩子之后，他的战争观和人生观全改变了。”事实上我读过那本书之后只记下这一句话。但是我想一本书有这么一句话也就够了。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国策。优生优育只生一个好。杜绝二胎消灭第三胎。我们已经领了独生子女证，并且每月的工资单上，各自都有三点零五元人民币的独生子女费。国家对我们已经够可以的了我们不打算违犯国策。我本人也觉得没有什么战争观人生观需要用目睹那个壮丽场面的方法去加以改变。但是不管怎么说，总是失去了一次机会，总是个遗憾。

“没你的事啦你回去吧！”老天使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把天国的门关上了。好象妻子是流水作业线上的一件产品，我分管上一道工序她分管下一道工序，我干完我那份活就把产品交给她就没了我的事，我就下班走人，剩下的活由她们包啦。好象就是这样。

结果我只好守在天国的门外呆了一夜。

我先回去了一趟，回去我拿了两包烟手恩万谢打发了司机，然后把白天已经炖好的一只母鸡又热了一遍。我把热好的母鸡肢解成几个大件连汤带水装进暖水瓶里，然后蹬着自行车又返回天国的门口。

我无幸不能亲眼目睹那个伟大的场面，我只能依靠想象。

妻子后来描述了那个场面。妻子的描述当然很真实。我

把她的描述与我的想象相比之后，顿时对自己的想象力失去了自信。关于那种疼痛，关于侧切，关于挣扎和喊叫，关于突然而至的失重感等等。“幸亏临走之前吃的那四个鸡蛋和一斤奶，要不可真是没劲把她生出来了！”妻子用这句话结束了她的描述，后来并多次向同伴们介绍这一经验。

在天国门外想象了一夜的我，第二天看见天国的门口挂出了一块小黑板，上边用粉笔了了草草写着：

4*、男、3.6

5*、女、3.1

6*、女、3.4

7*、男、3.6

9*、女、3.1

12*、女、3.1

13*、女、3.1

一夜之间，这家产院又给世界添了七口人。

简洁而明了，象是电码或暗语。但是我马上便清楚了其中的意思。而且，我还肯定5号床位的是我的妻子，生的是个女孩，体重3.1公斤。

“瞎朦！你怎么知道我是5号床？”出院之后妻子问我，“而且还有好几床生的也是女孩，体重也相差不多。”

“心灵感应。”我说。

5

我所感受到的这一切，并非想象。

我很急切，我不断地挣扎着，手抡脚蹬，给妈妈发送着